

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9/814
22 July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9年7月22日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附上格鲁吉亚总统向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政策:侵略性分离主义的主要武器的国际会议和讨论会的与会者和主办者所作的讲话全文(附件一)、会议与会者向安全理事会和世界社会提出的呼吁、格鲁吉亚检察长的发言和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悲剧的一些目击者的证言(附件二至四)。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彼得·奇赫伊泽(签名)

附件一

1999年7月6日

格鲁吉亚总统向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
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政策：侵略性分离主义的
主要武器的国际会议和讨论会的与会者和主办者所作的讲话

我要向这个会议的与会者和主办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会议的目的在于审查对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人口犯下的种族灭绝实况的调查资料，并向大众公布这些资料。

我当然对这些资料耳熟能详，我曾经目击到许多事实，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在外力赤裸裸的支持下对格鲁吉亚人民所犯的罪行必须定为危害人类、灭绝种族和破坏文化的罪行。

可以正确地将这些罪行与法西斯政权在历史上所犯的罪行等同起来。

记住和重温过去的悲剧是令人非常痛苦的事，不过我们有道德责任这样做，要铭记着成千上万被杀的人。铭记的目的在于提醒我们还有数十万人仍在流离失所或沦为难民。他们失去了家园，遭受极度的凌辱；他们拥有的在其家园过着和平的生活的权利被彻底践踏。

过去七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向世界说明，如果纵容这种行为而不给予惩罚，就会产生冲突、战争和流血的新温床。

尽管许多政治和公共人物作出善意的努力以及友好国家给予诚挚的支持，但我们力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阿布哈兹问题的一切努力仍然是徒劳白费的。

最令人困扰的是，有些人仍然企图歪曲事实，将受害者打成罪犯。遗憾的是，即使我国的一些同胞也作出这种令人不安的行径。

幸而，国际社会越来越不能容忍侵略性分离主义和其他的这种罪行。

我深信阿布哈兹的悲剧不久将会获得适当的评估，国际社会将采取必要措施让

那些生活遭受极度破坏的人返回家园重新过着和平的生活——这种措施将确保那些在阿布哈兹进行大屠杀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文明的国家不能面对人权受到践踏而无动于衷,即使这种侵略行径不是直接针对它们。

我知道你们这个会议要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拟订一份正式的文件。作为一个公民,我也要在文件中表达我的心声。格鲁吉亚仍然有数十万流离失所者生活在悲惨的环境中。身为格鲁吉亚总统,我要向每一个人首先特别是被赶离阿布哈兹的人保证,只要仍然有丝毫的希望,我国政府将继续大力设法通过政治手段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而不要有进一步的流血和悲剧。不过,如果这种希望完全破灭,我国将另谋办法,恢复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让每一个难民返回家园。

这并不是说要停止和平对话。但对格鲁吉亚人进行种族清洗和屠杀的策划者必须认识到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文明世界已确认他们应当受到惩罚。

分离主义政权必须放弃其政治野心,并同意作出现实的妥协以便为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双方全体人民的利益达成问题的和平解决。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签名)

附件二

1999年7月6日

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种族灭绝 和种族清洗政策：侵略性分离主义的主要武器的 国际会议所发表的给安全理事会和世界社会的呼吁

有史以来一直属于格鲁吉亚的一个区域的阿布哈兹境内数十万无辜及和平的平民成为悲剧事件的受害者,于兹已有七年。

在俄罗斯反民主、反动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撑和参与下,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采取侵略行动损害格鲁吉亚的国家地位和领土完整:侵犯该国的完整,占领属于格鲁吉亚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的阿布哈兹,成立犯罪的分离主义政权和对格鲁吉亚人进行种族清洗。

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只因其民族血流而被枪杀、活活烧死、遭受酷刑或变成残疾的人。其中许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属于格鲁吉亚的 2 万多个住房被摧毁。格鲁吉亚学校、图书馆、幼儿园、文化中心、教堂、历史建筑和遗迹被烧毁和掠夺。学校不准以格鲁吉亚语教学。阿布哈兹的原居民有 80%被赶离其历来居住的地区。

不但格鲁吉亚人,而且还有居住在阿布哈兹的希腊人、犹太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甚至是阿布哈兹人都成了分离主义者恐怖行为及其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一些人死于战祸中,许多人因害怕分离主义者而被迫离乡背井到格鲁吉亚别的城镇和区域或到外国避难。

根据我们掌握的文件、照片和视听材料和目击者的见证,证明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强迫超过 25 万的格鲁吉亚原居民离开家园。这一行动大大改变了该区域的人口情况。分离主义者使用不人道的野蛮方法,例如集体杀害、活埋、将人投入井内和集体强奸未成年儿童。

欧洲联盟的议会会议、欧安组织和独联体的一些首脑会议曾谴责对格鲁吉亚人的种族清洗政策。国际社会是深知这些事项的。

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确定阿布哈兹一方对谈判采取破坏的立场,尤其是该方不同意为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和平地返回原籍地区设立安全机制。在这方面,安理会提请世界注意里斯本决定,并要求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使一个国家迈向文明和民主发展,人权的保护日益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性质和责任。这一进程需要获得整个世界的支持。会议指出,国际公认的概念——“人人有权过着自由和有价值的生活”——通常沦为宣言中的一句空话。30 多万逃离阿布哈兹的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明证。他们已经受了六年苦,正等待恢复其最基本的一项人权,即回返并生活在家园的权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5 项决议、欧安组织布达佩斯和里斯本首脑会议的记录以及莫斯科、明斯克和基布纳乌的独联体首脑会议都强调阿布哈兹分离主义政权对格鲁吉亚人犯下种族清洗的罪行。不过,国际组织软弱无力的应对方法纵容了阿布哈兹境内的人权受到大规模的侵犯。目前这种侵犯事件仍在继续发生。

今天,会议揭露了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对格鲁吉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许多事实。1992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确认这些事实是种族灭绝的一种形式。

科索沃事件向世界说明,延迟对种族清洗政策作出反应可能会影响到数十万不同族裔的人民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延迟会造成进一步的流血和更多的受害者。

国际社会曾对阿布哈兹境内的不人道侵犯事件通过一项裁决。必须根据国际法标准评估这些事件。

我们代表数十万离开阿布哈兹、正在受苦并陆续死亡的失所人民——儿童、妇女、老年人、病残者、无家可归者和那些被不公平谴责的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决定性措施在一个短时期内解决阿布哈兹的冲突。

我们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采取更具活力的有效措施,以解决阿布哈兹境内的冲突并在该处建立和平与稳定。

考虑到已使用了所有解决冲突的政治手段,我们认为现在必须放弃目前的和平行动,采取主动行动迫使实现和平。这个问题应当毫不含糊地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

会议认为必须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有关机构掌握的关于阿布哈兹境内格鲁吉亚人受到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材料,并将这些材料递交国际法院。

我们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朝着这一方向采取决定性步骤,并采取曾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境内使用过的类似措施,以查明违反人道主义准则的事件,并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惩处犯罪者。

让那些以极端的种族灭绝形式进行种族清洗的人知道他们要面对国际法庭的审判并要对其不人道的野蛮行径负责。

附件三

格鲁吉亚检察长的发言

自阿布哈兹发生悲剧迄今已将近六年了。自那时起,我们对事实有了许多新的了解,从而对局势有了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过去犯下的严重错误、格鲁吉亚人民抵抗对大批雇佣军所作的英勇而不畏强暴的斗争、以及对格鲁吉亚人作为民族团体的完全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仇视。同时还可以明显看到的是,有些邻国由于多年的宿怨而持有奸诈和敌对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国家拒绝接受格鲁吉亚的独立,也不能接受格鲁吉亚人民为自由和自决所作的不懈斗争。

被迫逃离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深信,他们最终将会重返家园,并与阿布哈兹人一起弥合过去严重的创伤。他们相信,通过困难和痛苦的和解过程,他们将能够恢复过去的睦邻关系,这种关系目前已被无知的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破坏了。这些分离主义者受到俄罗斯帝国主义势力的唆使,致使两个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人民互相对立起来。

一部分思想进步的阿布哈兹人民,由于无法忍受 Ardzinba 政权,离开了祖国。他们现在以难民身份居住在其他国家。除阿布哈兹人以外,难民中还包括俄国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民族,更不用提还包括经历了这场战争,为了逃命不得不离开世世代代的祖国的格鲁吉亚人了。

曾经是格鲁吉亚最美丽地区之一的阿布哈兹地区现在成为犯罪匪帮和外国民兵来阿布哈兹大肆掠夺的场所。他们为了夺得权力和势力,互相抗争,互相残杀。当地经济被毁坏,交通系统被阻断;疗养地的活动停止,因为基本设施已受到严重破坏。多数人失业,忍饥挨饿,私下里表示对 Ardzinba 独裁政权及其手下随从的抗议。

自阿布哈兹的悲剧发生以来,格鲁吉亚政府及正当的阿布哈兹流亡政府并没有

停止其为使难民重返家园、为恢复格鲁吉亚被侵犯的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联合国编写了大量承认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严肃而重要的文件，并暗示到阿布哈兹地区对格鲁吉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世界许多主要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都毫无保留地承认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尽管如此，阿布哈兹地区的格鲁吉亚人的悲惨处境仍然还需要得到整个文明世界所共同接受、规定各民族间关系的国际法规则的法律评价。

最近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更使我们深信，所有种族清洗的事件——这是危害人类的罪行，都必须受到联合国及海牙国际法庭的注意与调查。罪犯应当受到制裁。

格鲁吉亚检察长办公室六年以前抱着这一希望开始对阿布哈兹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调查。正式发起这样调查的是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的著名法令“建立国家委员会，调查在阿布哈兹地区对格鲁吉亚居民进行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事实，并编写材料提交国际法庭”。

迄今已经确认和询问了两万多名证人和受害人，我们还收集了许多文件、录像和照片材料，以及专家的意见。经几十名调查人员及实际工作人员多年的工作，编制了 200 多大卷材料。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几十年来，充满挑衅性的分裂主义已经在阿布哈兹扎根发展。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势力有直接关系的阿布哈兹族主要共产党人和苏维埃领导人主导了这一针对国家的阴谋。

这些人有系统地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在政治上含沙射影，对事件做偏颇的解释，并制造了所谓格鲁吉亚人占领阿布哈兹领土、压迫阿布哈兹人并试图灭绝阿布哈兹人的神话。

武装斗争利用法西斯手段推行“自决权”，蛮横地侵犯国家的领土完整，并通过灭绝和驱逐其他民族改变人口结构，这都已经成为国家的政策。

为了改变邻国和友好国家的政治倾向，格鲁吉亚被指称为敌国。有人称阿布哈兹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财富——前苏维埃的疗养地基本设施、

自然资源、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以及其他许多资源都被说成属于俄罗斯。提出这种说法是为了取悦当地的某些势力。

在北高加索地区及国外的回族被一再地灌输:高加索地区原来是统一和不可分离的,而格鲁吉亚人正在企图灭绝需要帮助的阿布哈兹人。

极端主义者的宣传机器,以及支持极端主义者的情报机构已开始施展压力。拯救“被压迫”的阿布哈兹人的运动越来越强大。已经筹集了经费,以购买武器,并从外国雇用杀手,将其派往格鲁吉亚,经费同时也用于雇用媒体工作人员,筹组电视节目等,以发动新闻战。

在其 1990 年 8 月 23 日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发言中,主席团主席 V. Kobakhia, 苏维埃成员 D. Ajinjal 及其他人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完全没有关系,从而煽动了新的仇恨,严重破坏了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之间传统的兄弟关系。

称为 Aydylara 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是分离主义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要歪曲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两族的关系史。

调查表明,Aydylara 和其他政治组织有系统、有目的的散布不同的言论,号召及所谓的“科学研究报告”,企图侵犯格鲁吉亚国家的领土完整。这种“著作”依然层出不穷地出现在诸如《阿布哈兹——未宣而战的记事录》、《阿布哈兹白皮书》、《阿布哈兹的悲剧》及其他出版物中。

1990 年 8 月 25 日,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违反格鲁吉亚共和国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宪章,通过了“关于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的宣言,事实上单方面宣布了阿布哈兹由格鲁吉亚分离出来。这一所谓宣言的通过在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中使阿布哈兹族人占多数系统化了。

1991 年 8 月 27 日,分离主义者使用武力和讹诈对“关于最高苏维埃成员的选举”的法律作出改动和修正案,在法律上使阿布哈兹的种族隔离制度化。根据这项“法律”,在 28 个选区中只能选举阿布哈兹人,在 26 个区中选举格鲁吉亚人,而其

他地区就由其他民族的代表当选。这一种族隔离法律使阿布哈兹人能够在最高理事会中成为多数,而侵犯了作为阿布哈兹人口中多数的格鲁吉亚人的基本公民权利。

1992 年 7 月 23 日,阿布哈兹人不顾最高理事会中格鲁吉亚人的意愿,以简单多数的表决取消了 1998 年的《阿布哈兹宪法》。并“恢复了”所谓的 1925 年《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而专家一致认为这一宪法从未实施。

为了以“和平手段”改变人口结构的局面,并且实现阿布哈兹人口比例的自然上升,自治共和国的当前领导人通过了一系列歧视性的决议,例如“关于对在阿布哈兹注册公民的限制”、“关于姓名和国籍的改变”以及其他决议。这些决议有效地禁止了非阿布哈兹人在这一地区的居住。这一限制不适用于来自遥远国家的公民,也不需任何身份证件,只要他们被认为是阿布哈兹人即可。他们的永久注册是秘密进行的,而且手续非常简单。

来自叙利亚、约旦和其他国家的 100 多公民获准自 1992 年 3 月起永久居住在苏呼米、奥查姆奇列和其他地区。

自冲突爆发以后,非法注册的做法还在继续,而且十分活跃。分裂主义者给外国民兵以奖励,允许他们在阿布哈兹生活并抢劫。可以说,国家对体制化的民兵加以保护首先是在阿布哈兹实行的。

调查并且发现,已经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克拉斯诺达尔、斯塔夫罗波尔和俄国的其他地区,以及在车臣和北高加索的其他一些共和国建立了广泛的志愿者联络站网络。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战斗的专业杀手络绎不绝地来到阿布哈兹。

俄国情报机构以及所谓的山区人民联盟领导人 Musa Shanibov 在组织和资助专业杀手方面起了特别的作用。

Shamil Basayev 在阿布哈兹领土上严刑拷打并残杀和平的居民、无力自卫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从而表明了他的本质。

经证明,所谓的志愿人士构成了参与阿布哈兹冲突的分裂主义武装匪徒的

60%。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分裂主义者才得以将格鲁吉亚人从阿布哈兹赶走。

分裂主义者通过购买武器和军事设施积极备战。在这一方面,他们受到了在阿布哈兹的俄罗斯军队腐败领导人的大力帮助,这些领导人将军库里的武器弹药出售给分裂主义者。

在这种状况下,前总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在西格鲁吉亚及阿布哈兹的支持者与阿布哈兹分裂主义者相勾结。他们一起开展颠覆活动,爆炸铁路,桥梁等等。

1992 年的最初六个月,阿布哈兹航空、公路和铁路交通完全阻断。格鲁吉亚及其邻国,特别是亚美尼亚处于经济封锁的状况。

匪徒抢劫了 1 923 辆货车,货物价值 110 亿俄罗斯卢布(以当时汇率计)。在 1992 年的最初六个月里,据记录发生了 1 142 次颠覆性爆炸。

为了制止匪帮的活动,保证铁路交通安全,并恢复法律和秩序,格鲁吉亚政府当局于 1992 年 8 月 10 日颁布了有关铁路的特别规则。内务部和国防部的武装部队以及保护铁路的准军事部队受命执行这些规则。同时,国家理事会毫无保留地命令这些机构的领导人不要将部队和军事设备集中在包括阿布哈兹领土在内的城镇和居民点。

因此,事实与分裂主义者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声称的相反,格鲁吉亚政府并没有对阿布哈兹领土计划任何军事行动。这就是说,与阿布哈兹的行为不同,格鲁吉亚的行动不能被称为“侵略和占领”,因为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相反的,格鲁吉亚国防部领导人受命在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下协调这些计划,安排武装部队的调动与活动。后来,事实上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指示未被履行,而这一事实被用来煽动阿布哈兹人民。

1992 年 8 月 14 日,分裂主义者对进入阿布哈兹领土的格鲁吉亚军队开火。一些警察伤亡。调查中得到的证据包括录像材料可以证明这一事实。这是执行计划过程中为了对格鲁吉亚人和生活在阿布哈兹的其他民族居民进行种族灭绝和种族

清洗的第一次行动。

格鲁吉亚人被赶出家园的行动是有目的的。那些还活着的人被迫写证词,说他们是自愿将其房屋、土地和财产留给阿布哈兹人的。调查中所取得的文件,以及国际委员会的文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在阿布哈兹的种族灭绝政策是有系统地执行的:1992 年 8 月 14 日至 10 月 2 日在古达乌塔区,1992 年 10 月 2 日至 1993 年 9 月 15 日在加格拉,自 1993 年 9 月 16 日以来发生在苏呼米、奥查姆奇列和加利区以及特克瓦尔切利镇。

对格鲁吉亚居民的蓄意种族灭绝的表现首先是大规模屠杀知识分子、医生、教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

1993 年 9 月 27 日,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部长理事会主席 Zhiuli Shartava 在苏呼米遭受酷刑并被杀害,后来被确认为格鲁吉亚民族英雄。同时被害的还有政府其他成员,包括苏呼米市长 G.Gabeskiria 、 警察局长 Rapava 、 加格拉管理局副局长 Mikheil Jincharadze 等人。一百多名艺术家也被杀害,包括妇女。37 岁的 Gumista 文化官主任 Nato Milorava 、 演员 Vasil Chkheidze 、 Teimuraz Zhvania 和 Guram Gelovani 、 苏呼米公园主任 Yuri Davitaya 等人也遭受了酷刑并被杀害。

分离主义分子杀害了 30 多名医务工作者,大多数是妇女。内科医生 Zelimkhan Danclia 、 Gia Sichinava 、 Razmik Ispekchyan 、 Giorgi Barkalaya 、 Shalva Gvazava 等人在工作时被杀。Gulripshi 结核病中心主任 Shota Jgamadze 在医院的院子里被杀,他的亲戚当时在场。共和国医院内科医生 Petre Sichinava 的遭遇也是一样。

分离主义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杀害了 200 多名教师,包括 60 多名妇女:Venera Sigua 、 Iulia gogokhia-Sichinava 、 Tsatsa Dzandzava 、 Eka Pilpani 、 Lia Akubardia 、 Dzabuli Pachulia 、 Guinara Chaladze 等人。

Gulripshi 集体农场场长 Mamuli Apkhazava 、 财政部雇员 Tristan Gabelia 、 建筑局负责人 Leonti Jalagonia 、 阿布哈兹检察官的首席助理 Vladimer

Kalichava 、调查员 Emzar Lashkhia 、 Subtropical 学院委员会主席 Yuri Narakidze 、该学院高级讲师 Karlo Chkhenkeli 、苏呼米首席建筑师 Tamaz Tavadze 等人仅仅由于是格鲁吉亚人而被杀。

分离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计划灭绝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或者把他们赶走。

冲突发生的头几天,从 Eshera 、 Lykhny 、 Aradu 和 Akhalsopeli 驱逐了 5000 多名格鲁吉亚人。还有人受到残暴的处置。 17 个人在 Akhalsopeli 被杀。 70 岁的老人 Indiko Grdzelidze 被当众挖心。 Elguja Maisuradze 被当众用斧头砍死,65 岁的 Nikoloz Kvabzinadze 被绑在拖拉机上拖死。

加格拉陷落后,分离主义分子开始大规模抢掠和杀戮和平人口。目击者说,在 Leselidze, 大约 50 名格鲁吉亚人遭受酷刑,然后吊在电缆塔上。加格拉、 Salkhino 、 Gantiadi 、 Pitsunda 、 Lidzava 、 Alakhadzy 和 Bzyp 居民受到特别残酷的待遇。分离主义分子杀害了所有人,包括老人、妇女和无助的儿童。许多人被枪决和当众杀害,其中包括 Alexander Kometiani 、 Jemal Kuchukhidze 、 Nodar Charkviani 、 Sasha Bobokhidze 和 Shalva Gvazava 等人。

Omar Bzhalava 被当着家人的面杀害。 Boris Kutsia 被当着妻子的面杀害。 Vladimer Benidze 被当着女儿的面杀害,Gia Glonti 被当着父亲的面杀害。 65 岁的教师 Vasil Samkharadze 在街上被抓,当众砍头,而且不准他的亲戚安葬他,任猪狗玷污他的尸体。分离主义分子先割掉 Giorgi Pipia 的耳朵,然后割掉他的鼻子,后来才杀死他。

目击者 Kharaishvili 作证说,分离主义分子折磨格鲁吉亚人,劫掠和破坏其财产,同时还公开宣布将杀死加格拉和 Leselidze 所有的格鲁吉亚人,并烧掉格鲁吉亚人的书籍、文化遗址和房屋。任何敢于帮助格鲁吉亚人的人都会面临死亡威胁。

Tina Barkalaya 说,她的表弟 Tsezar Kvelidze 被当着她的面杀死。他们先割掉他鼻子,然后割掉他的耳朵和一条小腿,后来才杀死他。七十岁的 Andro simonishvili 也遭受了酷刑并被杀害。

Shota Mgelandze 被强迫赤身裸体在水中站了一夜。在场的一个车臣人用刀割他左手,又用杯子接满血,要他喝掉。 Mgelandze 拒绝了,这个车臣人挖苦地说:“兄弟,别生气。我不但愿意喝你的血,而且愿意喝所有格鲁吉亚人的血。”然后把血喝掉了。他还威胁说,任何格鲁吉亚人如果不离开阿布哈兹都只有死路一条。

阿布哈兹和车臣民兵闯进加格拉疗养胜地部负责人 Alexander Baramia 的家。他们先强奸了 Baramia 的女儿 Tsisia,然后砍掉她的头。 Baramia 的妻子遭受了酷刑并被杀死。他们最后开枪打死了 Alexander Baramia 本人以及来拜访他的 Shalva Gvazava 和 Boris Kutsia 。

Ochamchired 的居民 Nazi Bagishvili 陈述如下:“分离主义分子占领了我们村。大多数和平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抓住。阿布哈兹和车臣民兵当着她们亲属和其他村民的面强奸了 25 名 12 岁到 16 岁无助的女孩。整个一个星期还对无助的儿童集体施暴。强奸犯常常在强奸女孩后割掉她们的乳头和脑袋。这些 20 世纪的野蛮人还把这些东西串成链饰”。

1993 年 8 月 9 日,一群格鲁吉亚人在处死的威胁下被带到 Sochi 飞机场。在这里发给他们证明他们的家不再属于他们的文件。就这样从 Bzyp 村驱逐了 250 个家庭。 Bzyp 的居民 Givi Kiknadze 和他的女儿 Tamuna 由于拒绝离开村子而被杀。还有许多人因同样的理由受到严厉惩罚。

我们有文件证明 1992 年 10 月加格拉城被占领后格鲁吉亚人在加格拉体育场和其他公共场所遭到集体屠杀。

我们揭露了在加格拉、 Ochamchire 、苏呼米、 Gulripshi 和其他区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事实。 Konstantine Sichinava 作证,加格拉陷落后,一些格鲁吉亚人被带出自己的家,在大街上处死。

还有其他一些有关暴行的证据。当地居民 Tamaz Japaridze 说,他同其他人一道被迫于 10 月 7 日在加格拉的大街上收拾格鲁吉亚人的尸体。尸体装满四辆 Kamaz 卡车。他说大约有 250 具尸体被埋在一个大坑里。

Nana Chaladze 说阿尔津巴在电视上向阿布哈兹人发出呼吁说,如果阿布哈兹人、车臣人和哥萨克人夺取加格拉并灭绝那里的格鲁吉亚人,就把格鲁吉亚人的金钱、房子和土地送给他们。在加格拉大约有 30 名警察被杀。和平居民被迫集中在体育场,遭到枪杀。哥萨克人在 Dzveli Kindgi 村附近杀死了 72 名和平居民。阿布哈兹人在 Ganakhieba 村 (Gulripshi 区)杀死了 48 个人。大约 400 多名格鲁吉亚人在苏呼米 Kurchenko 公园被杀。

证人 Galina Arzumanyan 告诉调查人员,她记得阿布哈兹人如何进入 Akhaldaba 村,残忍地杀死所有少年和儿童,然后把幸存者带到当地体育场,逐个杀死他们。几乎所有 6 岁以上的女童和妇女都被强奸。分离主义分子把轮胎放在一些人头上,将他们活活烧死。这样被杀死的人大约有 400 个,包括 60 名妇女。

苏呼米的居民 Lily Zoidze 说,一伙阿布哈兹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和哥萨克人闯进她的邻居 Pkhakadze 家。他们杀了他们全家人,又砍掉死者的头,当众把这些头颅挂在杆子上烧掉。

调查显示,在分离主义分子暴行下幸存的加格拉 17 000 名格鲁吉亚人无条件地离开家园迁到别处。

分离主义分子炮击苏呼米和 Ochamchire 数月之久。落在苏呼米的炮弹有数万枚。400 多名和平居民被炸死炸伤。空袭一般是在夜晚进行,人们正在睡觉。攻击特别以居民区为目标。

根据 1993 年 7 月 27 日达成的协定,格鲁吉亚军队从苏呼米和 Ochamchire 撤出了大炮和军事装备。趁此机会,分离主义分子背信弃义于 9 月 16 日开始炮击苏呼米和 Ochamchire。苏呼米机场有数千名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和其他人正聚集等待乘飞机离开这一地区,始终是攻击的目标。

分离主义分子击落几架民用飞机,造成大量死亡。50 几名妇女和幼儿丧生。

苏呼米的 119 180 名居民中有 49 460 名为格鲁吉亚人,其中大部分人被驱赶出该城镇,否则将处死。

调查文件表明,苏呼米失陷后,分离主义分子虐杀了一千多名格鲁吉亚人,包括妇女、无助的老人和幼童。

我想提到分离主义分子在苏呼米犯下的一些最严重的罪行。在第 11 学校附近的一家酒馆前,喝醉的阿布哈兹和哥萨克民兵狂笑着夸口说,他们如何用割下的格鲁吉亚人脑袋当足球踢。

Roin Shubladze 和 Guram Kvashilava 是苏呼米的两名居民,他们在该城自己的公寓中被杀。杀人犯然后将这两人手臂和大腿上的肉割下,扔在地板上。Shubladze 的妻子质问这些杀人犯为何要这样做,这些二十世纪野蛮人答复说,如果格鲁吉亚人不离开阿布哈兹,所有格鲁吉亚人都是这种下场。

灭绝种族政策在加利区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该区的 96 000 名人口中,97% 为格鲁吉亚人。1993 年 9 月 29 日,分离主义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占领加利,并开始大规模屠杀和平民众。

在 Okumi 村,710 栋居民楼中有 610 栋被毁坏和烧毁。65 人遭到虐杀,其中包括 20 名妇女:90 岁的 Venera Antia 、 55 岁的 Nelly Gergaya 、 81 岁的 Vera Gunia 、 67 岁的 Alma Latsuzbaya 和 65 岁的 Natela Shelia 。 Nino 和 Nato Politayevas 是两名年轻的姐妹,她们先被公开强暴,后被杀害。

在加利镇,约有 1 040 栋楼房被毁,128 名人遭到虐杀,包括 20 名妇女。

在 Achigvara,共有 411 栋楼房被毁坏和烧毁,70 人被杀害,包括 17 名妇女。在 Gudava,共有 429 栋楼房被毁坏,55 人遭到虐杀,包括 14 名妇女。

类似的悲惨事件也发生在 Mziuri 、 Kvemo 和 Zemo Bargebi 、 Repi 、 Shesheleti 、 Otobaya 、 Nabakevi 和其他地方。无助的老妇 Zhenya Tsurtsimia 、 Valentina Chargazia 、 Chuta Shaava 、 Shura Jologua 、 Ksenya Gangia 、 Iamze Kvachakhia 、 Roza Zantaria 、 Bella Malasheva 、 Valya Tarbaya 和其他人被活活烧死。

在加利发生的恐怖行为并未因 1993 年的悲剧而终止。在臭名昭著的 1998 年

5月28日事件之前,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多次进攻加利区的村庄,其中包括 Repi 、 Gumurishi 、 Zemo 和 Kvemo Bargebi 、 Otobaya 、 Nabakevi 和 Lekukhona 。他们烧毁和捣毁了 3 727 栋楼房,40 所中学和 95 栋其他建筑。他们掠走 25 000 头牛,以及工厂中的昂贵进口设备,对该区域的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上述期间,超过 1 200 名和平的平民被杀害。

应该指出,分离主义分子还进攻 12 公里安全区中的村庄。俄国维和部队未采取任何行动防止在那里犯下的野蛮行为,有些罪行甚至是由他们协助犯下。至于在冲突区域驻扎的国际组织,它们一如既往,只管记录发生的各种事实。

1998 年 5 月 26 日,格鲁吉亚向加利邻近区域派出一支人数有限的内务部部队和警察,以救援和平的居民。他们设法将平民从战区中和平撤出。他们未参与军事行动,不过仍有 20 名士兵丧生,14 名受伤。

据调查时所获得的不完整资料表明,由于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采取的种族清洗和灭绝种族的政策,在阿布哈兹领土上共有 5 738 名格鲁吉亚人被杀害,其中在 Gagra 有 483 名,苏呼米区有 238 名,苏呼米有 1 148 名,古尔里普希区有 1 232 名,Ochamchire 区有 851 名,加利区有 1 553 名,古达乌塔区有 147 名,Tkvarcheli 镇有 20 名。在阿布哈兹,70 多名儿童和 706 名妇女遭受到灭绝种族和种族清洗之害,被害者中一半是老年人。600 人仍然失踪。

各种文件显示,共有 276 345 名和平的居民被赶出阿布哈兹,其中 73 178 名来自苏呼米和苏呼米区,25 403 名来自 Gagra,34 587 名来自古尔里普希区,85 678 名来自加利区,38 312 名来自 Ochamchire 区,6 719 名来自古达乌塔区,3 468 名来自 Tkvarcheli 。

现有的文件表明,战争造成 31.2 亿美元的物质损失。平民的私有财产遭受的损失达 51.8 亿美元(不包括住房)。国民生产的损失在 1993 年至 1998 年期间达 24.1 亿美元,损失共计 107 亿美元。

该调查已确定这项严重罪行共有 20 几名元凶和组织者,超过 800 名行刑者,所有这些人双手均沾满格鲁吉亚人的鲜血。

考虑到当前的现实,检察官办公室已采取切实步骤,起诉一些罪犯。对 Pachulia 、 Tsvizhba 、 Sadzba 、 Narmania 和其他人的罪案的调查已结束。格鲁吉亚最高法院已判处他们多年的徒刑。对另外 15 人的逮捕令已发出。

多年的调查和确凿的证据已证明,分离主义分子在阿布哈兹已采取和正在采取的行动并非只是一次种族冲突。它是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及其北高加索共谋者在情报机构的支持下组织严密的阴谋,企图在跨高加索地区(具体说来是在阿布哈兹领土上)建立一个奉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为此目的,首先需要大大改变阿布哈兹的地缘政治状况。阿布哈兹的人口多数、即格鲁吉亚人,将部分被消灭。幸存者将面对本报告所谈到的大部分可怕和残酷的威慑手段,他们将受到压制,无法在这种大规模恐怖的条件下抵抗侵略者。这些人将在恐慌、担心死亡、酷刑和屈辱的状况下生活,他们将被迫离开家园,放弃阿布哈兹领土。

来自北高加索的部落则会占据格鲁吉亚人留下的土地和住房,成为黑海全部沿岸地区的主人。这正是来自外国的数千名雇佣军(杀人犯和嗜血成性者)被允许入侵阿布哈兹的原因,这些人充满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情绪。

主席先生,现在需要采取新的和决定性的步骤。

格鲁吉亚检察长办公室是负责撰写 200 多卷调查结果的主要机构之一,这些调查结果载有在阿布哈兹对格鲁吉亚人犯下的前所未闻的罪行。该办公室随时准备到海牙国际法庭出庭,履行我国赋予其对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提起诉讼的任务。该办公室严格遵守法律,能够基于良知,支持对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的严正起诉,让他们为自己对格鲁吉亚人和全人类犯下的史无前例的罪行受到应有惩罚。

最后,我愿乐观地结束这次十分困难和悲痛的发言。我相信,正义必将得到申张,我们将重返阿布哈兹,因为我们的土地、我们对童年和青少年时的记忆,我们被烧毁的房屋以及我们被遗弃的祖坟正在呼唤着我们。

附件四

悲惨事件的一些目击者所发表的声明

Naira Klandia, 苏呼米居民

1993 年 9 月苏呼米陷落之后,我全家与邻居动身前往 Enguri 河。包含阿布哈兹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的一帮人在 Kindgi 村附近追上我们。我们与他们相处的九天如同身陷地狱。我亲眼看到老百姓如何遭受欺辱。约有二十位青年被枪杀。我看到这些事情,知道他们也会杀我的独子,所以哀求阿布哈兹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杀我而不要杀我的儿子。但是他们回答说,“你本来也活不长了。我们必须杀了小东西,让你不能传宗接代”。然后他们用枪托重击我,我被打昏过去。

一阵冲锋枪的枪声使我惊醒。我的 17 岁的儿子躺在我面前。杀人者接着又放了一排枪,我的儿子已是血肉模糊。我口袋里还保存了一片他的骨头——鼻软骨——当作念想。然后他们拉我的头发到一座深水井旁边。老老少少七、八个人站在水井附近。杀人者叫我看这些人像杂技团演员那样跳入水井,并开始把他们丢入水井里,让他们活活淹死。

我是儿子在十分钟前才被杀死的母亲,但是我庆幸我的儿子被杀,免得现在活着受折磨和污辱。

但是,我发现死不是世上最坏的命运。他们拿了一颗嵌了子弹的年轻人的头颅,强迫我用脸去挤他的脑浆。然后他们将我倒挂,要我张开嘴,强迫我咽下用刀尖挖出的他的眼珠。我只求早死。我恳求俄罗斯士兵将我杀了,但阿布哈兹人不让他们动手,因为他们要进一步折磨我。

我把我儿子半埋在 Kindgi 的一处坟墓里,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我用手挖的浅坑。坑不够深,所以他的手脚都露在地面。我用树枝将它们盖住,找了一些石头压在上面,使猪和狗不能啃食他的尸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但是我在过去六年期间得出一个结论。我的遭遇不单

纯是我一家受罪。它是一个更危险、更险恶阴谋的一部分：精心筹划的对格鲁吉亚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

Khuta Jaisui, 苏呼米居民

灭绝格鲁吉亚人的政策早在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 1992-1993 年对格鲁吉亚人开战之前就已蓄谋多年。

在战争开始之前，我是一个列车员。从莫斯科开到苏呼米的火车常常在图拉（俄罗斯）装上成箱的军火，然后在 Gudauta（阿布哈兹）镇卸下。

不只是阿布哈兹的领导人，而且一般的阿布哈兹人也都在备战。有一天，碰巧我看到我的邻居 Robik Ladaria 家里藏了一大批木棍，木棍上面都钉了两、三颗 150 毫米长的铁钉。它们是用来杀人的。

我是在 1993 年 9 月俄罗斯 - 阿布哈兹军进入苏呼米后被捕的。我被残酷拷打和受酷刑。然后被转送到 Gudauta 的 Bambora 集中营。

许多格鲁吉亚人都在那里与我一起受折磨。每一个晚上我都要遭受拷打和酷刑，我被迫开枪射杀格鲁吉亚人，如果拒绝，就会被打昏过去。

我能活下来，全靠国际维持和平部队。

我可以大声说，俄罗斯及其当局和军队与阿布哈兹人联合攻击我们。

Lamara Nachkebia , 加利的教师

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分离分子之间的战争六年前已经结束。但是，这个战事在加利还在继续。任何时代的征服者都不曾干过像在 Samurzakano 古老土地上看到的那种暴行。

看到被烧毁的房子已成为房主的坟墓，因为大多数人被活活烧死、被活埋、被斩断手脚、被强奸、被阉割和被剥头皮——而这还没有将加利的格鲁吉亚人所遭受的种种折磨和凌辱一一罗列出来，人们的灵魂会受到震撼。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这些罪行的主使者阿尔津巴正企图用文明人的语言说话的时候。他甚至还知

道人权。但是,他的民族欺凌和平居民的唯一原因是对方为格鲁吉亚人。

这就是为什么侵略者欺压无辜民族的原因。他们知道灭绝社会中的有知识的成员将达到其灭绝格鲁吉亚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毁灭众多格鲁吉亚知识份子家庭的原因。

Leonti Kvaratskhelia 和他的儿子以及他们的近亲 Dazmir Kakulia 都是半夜里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被枪杀的。他们的尸体被剁成碎片。 Sigua 一家人全部都是教师,以良善和热情著名,也都因不可想象的暴行而死亡。 1993 年 11 月 11 日,76 岁的 Arsen Sigua 在他自己的家里被虐。他的 87 岁的姐姐 Nino 企图保护他,自己也被杀。他们的妹妹 Vera Sigua 教育和培养了许多人,也被先奸后杀。

1993-1997 年在加利区,阿布哈兹民兵以不人道的方式拷打和杀害了著名的教师 Khuta Pirkhelava 、 Vakhtang Emkhvari 、 Bidzina Gujejiani 及 Platon Takalandze 。教师 Akaki Shengelia 被赶入他自己的房子活活烧死。 Ganakhleba 学校的前任校长 Akaki Tsobekhia 被锁在图书馆与书一起烧为灰烬。

Chuburkhinji 的少校警官 Bochia Kolbaya 遭受酷刑。他们首先砍断他的肩胛骨,然后又开枪杀害了他。

Shesheleti 的 Sanaya 一家是以不可想象的残酷手法灭绝的。父亲眼见他的六位家人——两个儿子和四个不成年的孙女如何被杀,自己也被杀害了。

加利最受人尊敬的知识份子: Bidzina Otkhozoria 、 Zhilin 、 Emir 和 Rabo Shonia 也都在遭受酷刑后被杀。

虐待狂对每一个人都同样残酷。 Gudava 的 19 岁的 Tutu Ketsbaya 和 67 岁的 Nazo Kilanava-Akisbbaya 遭受酷刑后被杀。 73 岁的 David Rukhaya 则被用铁丝勒死。

16 岁的 Gocha khasaya 和 15 岁的 Lasha Tsikolia 、 15 岁的 Zaza Buava 和 16 岁的 Khvicha Kalandia 都在遭受残酷折磨后被杀害。

16 岁和 20 岁的 Lezhava 兄弟犯了什么罪? 这两个小孩被关在箱子里射杀。

我想 Tsarche 的无辜的 Gocha Cherkezia 再也意想不到会受到什么样式的酷刑罢。他从家里被带走,关押了两个星期,然后与同一个村子的 Kvaratshelia 被绑在拖拉机上。他们在地上被拖到失去知觉,然后才浇上煤油,活活烧死。

1998 年 5 月 20 日,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开始对加利人口采取大规模的惩罚行动。这是阿尔津巴政权前五年对留在加利区或自行返回来的格鲁吉亚人所进行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血腥政策的延续。

70 多名和平居民殉难; 数十人失踪; 约 4 万人无家可归直接成为流离失所者,不得不逃往 Zugdidi 和 Tsalenjikha 区; 2 400 个家庭和 18 所学校被烧毁。这些都是对格鲁吉亚人实行的种族灭绝进入第二阶段的血腥统计。

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来自加利的教师,所以我关心这个地区的男女和儿童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加利有一所格鲁吉亚学校,那里没有格鲁吉亚一年级学生已有五年之久。在所谓的格鲁吉亚学校里很少教授格鲁吉亚语文课程; 格鲁吉亚历史和地理则完全不教。

应该指出,加利区的悲惨事件引发了居民对国际组织的愤慨。我们都知道,联合国观察员有义务记录事件并向国际社会提出数据。但是如果这些观察员诚实工作,为什么联合国没有评估阿布哈兹分离分子对格鲁吉亚居民所犯罪行? 为什么联合国保持缄默? 为什么它尽发些无用和无效的声明?

我们要求对科索沃和阿布哈兹的冲突作同等审议。如同科索沃的情况一样,应使用军队在阿布哈兹建立和平。应强迫阿布哈兹的分离分子的领袖像米舍洛维奇一样对格鲁吉亚人民的苦难负责。

我希望我的提议将被得到考虑。当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才能团结起来构想共同的未来。
